

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叶子送给我一块漂亮的男式腕表

“真的？”我有点不太相信，脑子里出现了小玉气急败坏的脸，短短几天，她不会说放弃就放弃了吧？难不成她这丫头……“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”“她没说别的？”“没了啊，她能说什么……李海涛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”“哪的话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就那么一次也是喝多了闹的，后来不也让你知道了吗？小玉不都说了吗？热乎劲儿一过也就没事了。我怎么会的事儿瞒你？嗯，不过你跟小玉……我是说小玉这女孩，你了解她吗？”“她呀，张扬了点，对什么都不太服气，有时候做事儿有点邪，但我们没有真正在一块儿待过，只是在一块儿玩儿，所以你要说我真正了解她吧，我还……不过都是女孩，都在北京混着，同病相怜的，人还能错到哪里去……”我的失业经历可能让我太敏感了，不自觉地把人往坏里想。要是真像叶子说的，我改天还真得请小玉吃个饭道个歉什么的，人家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居然在叶子面前丝毫没败坏我，多么好的女孩啊！

叶子租的房子在某小区的5楼，我把箱子提上去。开门之后，我把箱子放在客厅里的地板上，搓着手说：“叶子……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怪累的。”“别别，李海涛你先坐，我有礼物要给你！”叶子打开箱子，从最下面拿出一个大盒子。我拆开了包装纸，露出的是一个精美的浅灰色的丝绒盒子，打开之后，一块漂亮的男式腕表呈现在眼前。是一块“浪琴”超薄男表，我在燕莎见过的，北京的价格在七千多八千块的样子，香港不加税，应该便宜一些。看我愣着，叶子把表从盒子里拿出来，抓过我的手说：“来来来，试试嘛，看我眼光怎么样。”“别别别，这挺贵的东西我怎么要

啊？”我推着她的手，心里却美得不行。叶子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你呀，有时候还真……说不上来你，忘了钱是你给的了？就算我帮你在香港带的嘛！”“嗨……你还记着，可就算是你用那钱给我买的，也贵了点，不是吗？”“贵什么呀，又不是劳力士，又不是AP，你给我那些钱还剩了一点儿呢。呵呵，我还有得赚啊！”说着叶子抓过我的手，把表戴了上去。我幻想着要是这时候忽然抓住她的手，那么我今晚是不是就可以留下来了？

脑子里立刻出现叶子千娇百媚的样子。叶子近在咫尺，可以闻到她如兰的气息。如果伸出手，可以触及她的发丝。甚至，我可以把她拥进怀里——如果她愿意。

“你真的不想吃点什么？”出门时我问。“不吃了，我累了。”“那行，要有事儿就打我手机。谢谢你送我的表啊，很喜欢。”叶子莞尔一笑，在我身后关上了门。

坐在车里，我照着脸上就抽了一个大嘴巴。我这个笨啊，简直就是头猪。怎么我就不能把她拥进怀里呢？那只表我没摘，虽然睡觉的时候不太习惯。

半个多月很快过去了，我白天的时间用来睡觉，晚上的时间就用来打牌、唱歌、泡吧和思念叶子。这种混沌的日子真是好过。有时候我会给叶子电话，但总是那几句：你这两天好吗？怎么样啊？有时间吃饭吧？叶子也总是那两句：还行吧。刚回来嘛有点忙。过两天吧。

07



军民情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，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，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，这里是人间天堂，是灵魂的炼狱，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，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几个连干部约好似的来到鲁万有房内

战士们来到院子里，身子虽在做着各种晨练的动作，眼睛却看着文工团员和医疗队的的女兵宿舍。果然，女战士们陆续起床出了门。天蒙蒙泛白，看不清人的脸，她们一个个向院外走去。

郝大年、马前进、孙万江几个连干部头天晚上约好似的先后来到鲁万有的房内。“团长，一晃你们就来四天了，再住两天多好啊。”“昨天团里的电报你们不是看了嘛，催我下山呢。”“俺们不是舍不得嘛。”郝大年无奈地笑着。“你们坐下。”鲁万有的浓眉扬了扬，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，看得出，他有话说了。“团里常讲，扎根边防，以卡为家，你们院墙内把这八个字写得很大。守好防，让党和人民放心，就要提高战斗力。它的形成和提高，需要多方面的条件。严格训练，严格要求；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这些都是凝聚战斗力的措施和途径。近几年，城市入伍的兵越来越多，昨天我看你们连的花名册，城市兵就有21个，对他们既要讲究工作方法，又要在各种条件下对他们加强锻炼。像何玉这样的城市兵，就应该多安排巡逻，多安排野外环境中的活动，慈不带兵嘛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带好兵就要爱兵。这里气候恶劣，条件艰苦，让战士们安下心来，就要关心他们，体贴他们。要改进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，从实处着眼，细处着手，让战士们感到连队是个家。接下来，我还说种菜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做。驻防海拔三千五六百米的连队把菜种出来了，既能部分解决吃菜的问题，又节省了军费开支，最重要的是，它直接关系到战士们的身心健康。如果你们能种出菜来，把七个多月吃不到新鲜蔬菜的时间减少一两个月、三四个

月，大家的健康状况就会明显提高。你们要把试种的情况半个月、最多一个月发电报向团里汇报一次，我等着你们的消息。”

虽然鲁万有的话战士们并没有听见，但在他们心中，团长是部队的主心骨，是战士们的贴心人。他们恋恋不舍地送走了团长和医疗队员、文工团员们。何玉匆匆吃过早饭，回到宿舍呆呆地坐在凳子上。这个凳子是几天前陈小妹坐过的，不知是咋回事，他一坐上去，就想起了一个人，像是凳子带着体温，暖暖的、软软的。他禁不住想起了昨天夜晚的那个梦，眼睛不自觉地瞟瞟床铺下的脏衣服。

“何玉，走神啦？”刘大刚走进宿舍，端起洗脸盆，说，“走，洗衣服去。”何玉有意磨蹭一会儿，急忙抓起脸盆放进几件衣服来到常青谷。这里已非常热闹了，洗衣的、练拳的、三五个人围成一堆儿打扑克的，河谷里装满喊叫声、说笑声。多吉的举动更是与众不同，两个裤腿卷到膝盖以上，在河里踩着鹅卵石尽情地跑。虽然已是7月初的天气，上午9点多钟的太阳是挺和蔼，但河里流淌的冰山雪水却透心凉。

多吉跑了一阵，索性脱掉衣服洗起澡来。“多吉，小心受凉。多……”十三班班长胡伟强制止了喊叫的人，“不懂了吧，这叫凉水浴，有人大冬天还在冰河里洗澡嘞，耐寒、身体好，不感冒。”“你咋不洗澡？”那战士问他。“我，我还真得练练，省得冬天擦车冻手。”胡伟强说着话便向河滩走去。“鱼、鱼！”多吉兴冲冲地举着右手。

17

